



别 再让我 遇见你

罪加罪

文 / 林隽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2011年11月



史上最步步惊心前途不明的恋爱持久战
看恋爱小透明能否逃出
花心大萝卜的爱情陷阱

电视剧里常常有人放狠话说：谁谁谁，以后见一次我打一次！
而温小绒此刻却扯开嗓门叫嚣着
**“林隽你给我记住了
以后亲一次我打一次！”**
等等……哪里不对？

你给我一颗地雷
我就还你一枚炸弹
你送我一记回旋踢
我就还你一记扫堂腿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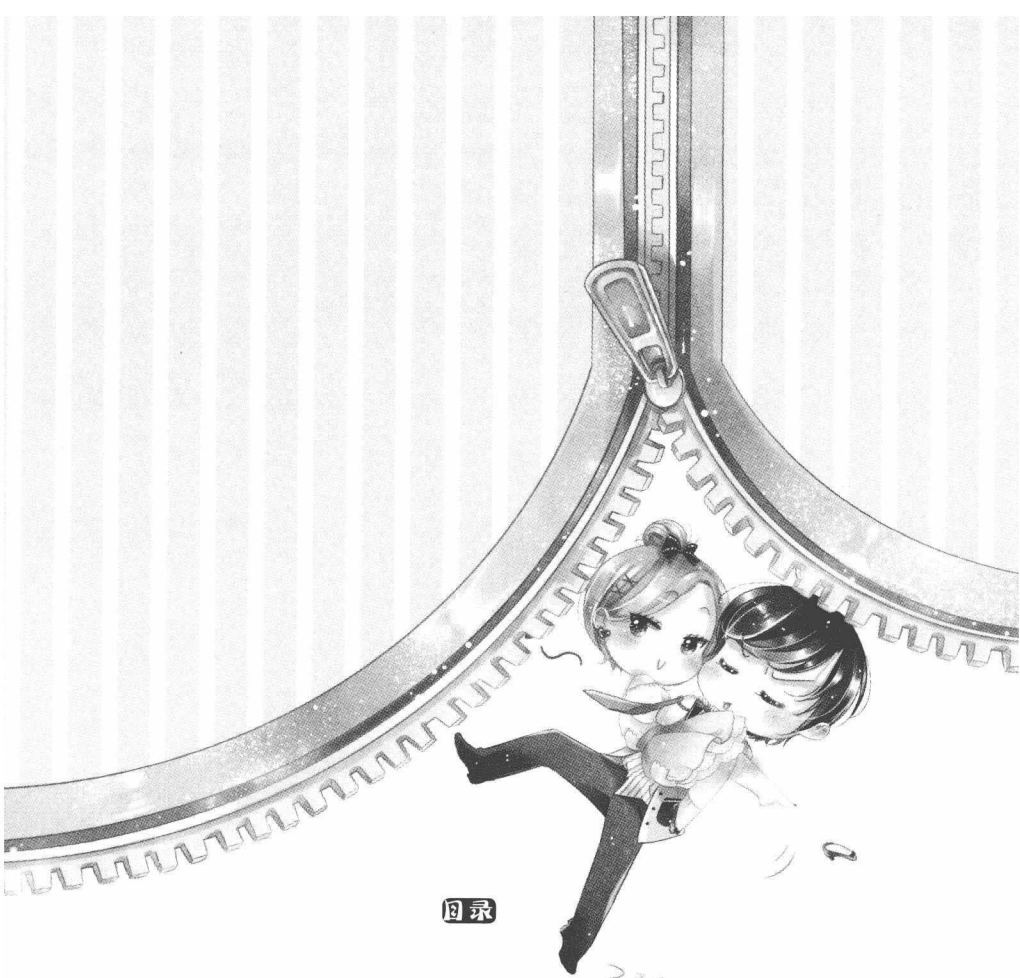
别再让我遇见你/罪加罪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ISBN 978-7-5399-6076-0

I. ①别… II. ①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8696 号

书 名	别再让我遇见你
作 者	罪加罪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 (长沙)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孙 逊 马起茹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98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3年5月第1版,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6076-0
定 价	21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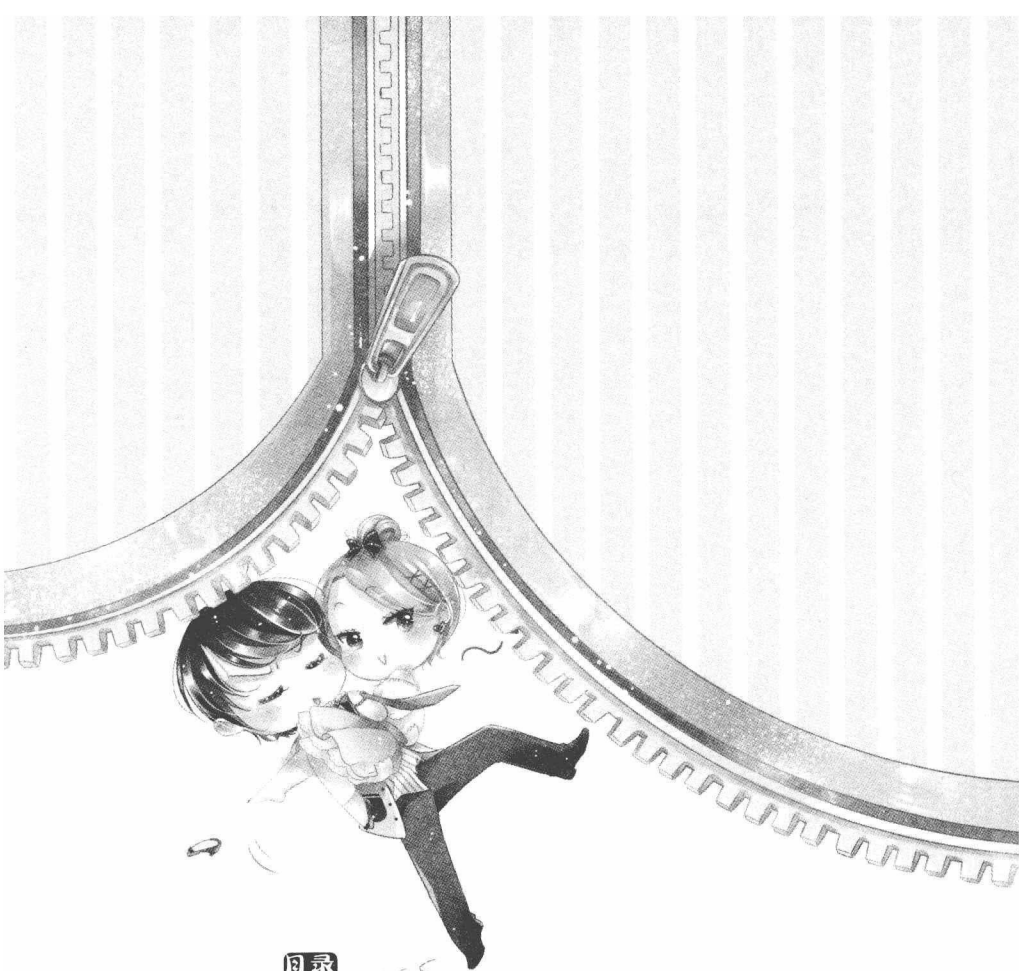
001 Chapter1 大叔，出没啦

027 Chapter2 抱歉，你太老

062 Chapter3 你进，我就退

087 Chapter4 逼婚，技术活

111 Chapter5 好吧，收了你



目录

144 Chapter 6 浑蛋，太无耻

190 Chapter 7 拜拜，不再见

219 Chapter 8 滚开，你哪位

246 Chapter 9 谢谢，对不起

270 Chapter 10 大叔，结婚吧



相亲，那就是一场噩梦。但噩不到温绒身上，遭殃的是她家小妹，她负责……强行押解至现场。

温雪揪着Chanel的手帕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小绒啊，你就帮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？”

温绒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：“小妹，不就是去相个亲嘛，没事的，进去喝杯咖啡，出来说声拜拜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简单！”温雪尖叫，两只手抓着脸崩溃道，“你不是开玩笑吧！姐姐，你这是逼你妹妹去死！”

“哪能呢，这是老爸交给你的光荣任务，老爸怎么会害你呢？”温绒强忍住笑意说。

温雪黑下脸，在温绒腰上掐了一把：“你在笑对不对，一定在幸灾乐祸！呜呜，姐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替我去吧，我真的好怕啊！”

温绒倒抽一口气，闪着腰躲：“怕什么呢，要知道对方可是普通人想见一面都难的首富……的弟弟，只要跟他搭上关系，我们家就能渡过这次难关了，唉，你就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吧。”

温雪一脸惊悚：“姐姐，你不知道吧，那个人……不是人，是一只禽兽！”

“呃……不对不对，好歹是有钱的禽兽。”温绒纠正道。

“姐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替我去吧，那个林隼……听说他长得五大三粗，面有刀疤，镶了一口金牙，身上有一百个文身，胸口是龙，后背是虎，左手是蛇，右手是狼……他隐退前逼死了御风集团的总裁一家，陷害天华财团CEO无期徒刑，还废了跟了他十年的情人，想当初他还跟我们家过不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温雪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温绒无语，你当对方是混黑社会的，人家是做正当生意的。

温雪哭腔更浓了：“而且我绝不能对不起付苏……”

温绒遗憾道：“可我们家快破产了。”

温雪僵住，抽了抽鼻子，说：“如果被那个林禽兽看到我，我一定会被吃得连渣都不剩……”话说到一半她又哽咽道，“姐姐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的话一定能平安回来。”

他看到你会把你吃得连渣都不剩，她去就没事，呵呵，姿色决定命运，小妹你非要挑战你姐的忍耐极限吗！温绒含笑着挑起眉，侧过头看着自家小妹貌美如花的小脸蛋，真是连哭都能哭成天人之姿，也难怪会怕成那样，是个男人都会对这张脸动心。哪像她，路人一枚，又不爱打扮，真是没一处跟她小妹像的，也难怪第一次见到她们的人都不相信她们是姐妹。

温绒悠悠道：“哦，我去一定能平安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温雪一愣，慌忙道：“姐姐你是黑道一段啊！”

“什么，黑道？”

“不是不是，是空手道黑带一段，他不敢拿你怎么样的。”

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了，温雪慌得六神无主，仿佛她正被送入血淋淋的虎口，于是扯着温绒的袖子号啕大哭：“姐姐，救我！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，求你了！”

唉……温绒叹气，这家人只有到了求人的时候才正眼瞧她这个被边缘化的小透明，这小妹也只有在有求于她时才会叫她姐姐。要不是死到临头了，温雪怎么可能会放下大小姐的架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装可怜？其实，温绒早就看穿这个小妹了，她就是不愿委身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逼急了她，对自己也没好处。

于是，温绒把车停到路边，叹了口气，有点为难地说：“如果我替你去，勾不到那个大金矿，老爸会怪你的。”

温雪怔了怔，随即狂喜：“不要紧，你能替我去就好了，要你勾上他难度太大了，我不会做这个过分的要求的。姐姐，你真是太好了！”

温绒嘴角抽了抽，要不是看在她脑门上贴着“妹妹”的标签，她真想一大嘴巴抽过去。

“好了，我去去就回。”

温雪沉重地说：“姐姐，你保重。”

温绒不甚在意地耸了耸肩：“又不是去送死，我走了。”

这场相亲，是温绒老爸最后的撒手锏，不成功便成仁。温绒从不在乎家里的公司赚了多少钱，又亏了多少银子，她家有钱，可这钱不在她口袋里，所以她现在是个体标准的社会主义工薪阶层的孩子，如果她跟同事说她是富二代，估计会被人乱笑打死。

但目前情况看来，家中情况很是不妙。然而，为了挽救公司把自己二十岁的闺女推出去给一个三十好几的大叔，还是只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……温绒冷笑，他那个老爸真是想钱想疯了。不过，这些都跟她没多大关系，不是她无情，只是从小到大，她妈总是拿抱错孩子的怨妇脸对着她，她爸对她的一无是处恨之入骨，她小妹冷嘲热讽她长相平庸。所以，她那点小情小义还是留给自己吧。

这么想着，温绒觉得这次临时上阵再轻松不过了。于是，她也不计较自己的围巾有没戴歪，头发有没被吹乱，大大方方地就要进去，却被门口的男侍者拦下。

这位高大挺拔的小伙子笑得很和气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是高级会所。”

温绒虽然是个不如意的富家千金，可从小耳濡目染，高级会所是什么，她当然万分清楚，他们这是嫌她穿得寒碜。

“我跟人约在这里。”

“请问您贵姓，约的是哪位？”

温绒瞥了一眼前台的电脑屏幕，随意道：“温，约了一个姓林的。”

那人快速查阅了一下，猛地抬头，纵使他很想把惊愕的情绪藏起来，可还是不小心泄露出来：“温雪小姐是吗？请稍后。”

于是，拿着对讲机站到一旁不知说了什么，过了会儿，那人走回来，弯腰恭敬道：“温小姐，请跟我来。”

听温雪说，这家会所就是那个姓林的开的，这一路的装潢奢华富贵得让人起鸡皮疙瘩。

男侍者将她领到一间包房前停下，做了个手势：“请。”

温绒吸了口气，做好遇见怪兽的心理准备，然后一只手稳稳地推开门，她冲里面看了又看，确定看清楚了，回头淡定地问：“林先生去厕所了？”

“这是林先生事先留下的便条。”男侍者抽了抽嘴角，回道。

温绒接过一看：临时有事。

温绒正反两面都看了，确实就只有四个字后，点点头说：“借我一支笔。”

然后，她在背面写了两个字，满意地笑了笑：“麻烦交还给林先生。”说罢，毫不留恋地离开了这个地方。

男侍者在她离开后好奇地拿起便条看了眼，一下子脸都白了。

一个男人的声音冷不丁冒出来：“走了？”

“呃……是。”男侍者吓了一跳，看到来人，立即低下头，双手把便条奉上，“温小姐让转交给林先生的。”

男人立即看了看，不由得一笑，反身走到另一间房，对里面的人挥了挥手里的便条：“想知道你的相亲对象是什么反应吗？”

房里的男人正靠在沙发上，一身白色衬衣，紧贴着线条完美的身体。他闭着眼睛，安静地欣赏着交响乐，听到来人这么说，慢慢睁开眼，侧过半张脸，冲他勾了勾手指。

男人把便条交到他手里，说：“来的是温大小姐，是个有趣的对象。”

沙发上的男人淡淡一瞥，嘴角突然向上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，看不出什么个态度。

随即右手一紧，把便条握在手里。

“不是很有趣吗，明明应该死缠烂打诱惑你，却敢对你这个态度……”

沙发上的男人眼神变了变，转瞬间，他又笑开：“来日方长。”

那张便条正面是“临时有事”，是他写的；背面的两个字是刚才那个女人写的，钢笔字很用力，几乎戳破纸面，相当嚣张。

“去死。”

当时温绒想，反正她不会见到这个人，潇洒一回也无所谓啦。

啧啧，她想得太美了。

温雪看到温绒不紧不慢地坐上车，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回来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，没少一根头发，诧异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快？”

温绒系上安全带：“这么点小事，当然快了。”

温雪咽了口口水，艰难地说：“你见到他了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见到他写的便条了。

温雪倒吸一口气：“他是不是真的……很可怕？”

温绒想了想，含混不清道：“有点。”

“还好我没去。”温雪露出逃过一劫的表情，又问，“他有说什么吗？”

“他说……他对我没兴趣。”

虽然是撒谎，但这么说自己，还是有点小受伤。

温雪倒是理所应地点点头：“那就好。”

温绒无视掉她：“送我回学校，我下午还有课。”

“小绒啊，我一会儿预约了做SPA，不太方便呢。你看，要不然你打车吧？”

温雪翻脸的速度比她的过肩摔还快，她刚才上车时就该料到这小妹会过河拆桥。看看，姐姐也不叫了，连妆都补好了，哪里还有哭过的模样。

温绒倒也不生气，实在是经历太多次，习惯成自然，她犯不着跟这种人动气。于是，她立刻下车，温雪好心递出一张百元大钞：

“打车吧，今天这么冷，别坐公交车了。”

真是个体贴的妹妹。

温绒漠然地穿过马路走向对面的公交车站。

这什么世道，温绒挤了一小时的公交车，终于在上课前十分钟赶

到，一冲进办公室立刻丢下包，扔了围巾。

“别那么急，来得及。”组长玩着电脑游戏，慢悠悠地对她说。

来不及说什么，温绒挂上口哨，飞快地跑向体育馆。作为一名恪守敬业的小学女体育老师，她的目标是——没有旷课。

没错，温绒是一名国家的园丁，是每年九月十日都能过一次节日的人民教师。

她大学读的是师范，学的是体育，她爸认为这个志向和他所设想的有出息产生了偏差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大骂她不肖，如果不复读，就不要回家。

温绒很高兴，本来读大学就要住寝室，她爸真是戳人不戳软肋，打蛇不打七寸。于是，大学开始，温绒就自力更生了——人身的独立，经济的独立。

毕业后，温绒留在这所全省最好的私立小学任教，好多家长削尖了脑袋把自己孩子往里送。而这里的孩子大多后台强悍，东一个局长的公子，西一个总经理的千金，一个不好得罪。

温绒以为，她有责任教好这帮二世祖。

在她所带的五个班里，三个低年级班，两个高年级班，本以为高年级的孩子会有叛逆的小恶魔，可没想到这最大的小恶魔出现在低年级班上，一个顶着极端可爱包子脸的小男生。

越美的花越是带刺，越可爱的孩子越是可怕。

“林子豪！你在干什么？”

温绒怒斥一声，跑到事发现场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站在林子豪对面的小胖子被放到衣领里的蚯蚓吓得屁滚尿流，号啕大哭。

林子豪仰起头，笑眯眯地对温绒可爱道：“报告温老师，我没干什么。”

“我都看见了。”温绒一边帮那小胖子把蚯蚓抓出来，一边对满脸无辜的林子豪训道，“你无法无天了！”

这个林子豪是全校老师，乃至校长的心病，不管他怎么不尊重老师，不友爱同学，都没法开除他。

他的成绩全年级第一，他的背景硬得跟金刚石一般。没有老师敢得罪这个小恶魔，得罪他就是摔自己的饭碗，除了温绒。温绒恨不得

把这个小毛孩吊起来抽打之，当然，她忍住了。

体罚有罪，可她另有高招。

“道不道歉？”

“不。”

好，嘴那么硬，看你还能硬多久。温绒袭击小恶魔的肚皮，不停地挠痒痒。

“道不道歉？”

小恶魔憋得小脸通红，拼命忍住笑，咬牙道：“不。”

还真是个铁骨铮铮的好小子。

温绒继续挠痒痒：“还不道歉？”

“不道歉！我没做错！”

温绒撸起袖子，故意呵了口气：“那你可别怪我。”

温绒对小恶魔上下其手，一阵酷刑之后，小恶魔忍不住吼道：“你这个臭婆娘，我迟早会报复回来的。”

明明大眼睛里还包着泪，小鼻子还红着，口气却不小，倒是有几分魄力。

温绒懒洋洋地放下袖子：“这都说了几遍了，行啊，我等着，可别回去哭着告状，这不算本事。”

小恶魔绷着小圆脸，睁大了眼睛，就在泪包快要撑不住落下来的时候，猛地扭头跑了出去。

说起来，这个小恶魔骨头倒硬，每次被温绒教训后竟没有找爹娘告状，这点倒是让她刮目相看。

温绒下班的时候，天上飘起了雪，温绒裹上大衣迎风走出校门，突然看到小恶魔、小胖子，还有小胖子的父母。小胖子的父母正对站在小恶魔身后的男人拼命弯腰鞠躬，面色很是紧张。

那个男人，深灰色大衣，白色衬衣，领口随意搭着灰色系的围巾，就是这么简单的装扮，却在这飘扬大雪的背景下像是被定格的油画，天地间的唯美都凝聚在这一幅小小的画面中。

男人的面容极白，如同天上飘下来的白雪，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神看不真切。他嘴角含笑，并不温暖，面对小胖子父母讨好的笑脸也是一句话不说。

温绒站在一旁看了会儿，小胖子不停地抹眼泪，鼻涕滴在围巾上积成厚厚一块，他的父母还在那给人道歉，而小恶魔和他爸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
虽然不愿意多管闲事，可身为老师，温绒觉得还是有义务去了解情况，正准备走过去时，不料那边的人先注意到她，他的目光如同薄如蝉翼的冰刀在她脸上一扫，略带停顿，又以极快的速度离开。

温绒感到血液在那一瞬间被冻住了，吸了好几口气才缓过来。

她再没犹豫，走到那五个人面前，说：“打扰一下，不知你们是不是在说这两个孩子吵架的事？”

“你是？”小胖子的妈妈疑惑地看着温绒。

“我是他们的老师，他们吵架的时候正好是我的课。我看得很清楚，是林子豪同学欺负了卢小宇同学，我已经让林子豪写一份检查，明天交给我。”

她刚说完，小胖子的父母大失惊色，如果温绒没看错，小胖子的父亲竟然在擦汗。

“老师，是我们家小宇的错，不关林子豪小朋友的事。小宇快道歉。”

小胖子挂着鼻涕，哭得口齿不清：“偶不，素他扒蚯蚓塞到偶的衣服里的！”

“你这死孩子！”小胖子的妈妈一脑门打下来，“快道歉。”

“小宇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也看得很清楚，应该是林子豪同学道歉才对。”说完，温绒迎上那个男人的视线。

然后，她不由得一愣。

这真是一双好看的眼睛，美人桃花眼，褐色瞳仁，像是镀了一层水膜一般，三分潋滟，七分凉薄，眼角原本应是微微上扬，却被他用笑给压了下去。

他看了温绒几秒，眼底平缓无波，过了会儿突然开口：“子豪，道歉。”

这男人的第一句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
小胖子的父亲汗如雨下，逼近瀑布：“不不，是我儿子的错。请林先生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这死孩子。”

那男人笑容依旧：“子豪，道歉。”

小恶魔眼眶忽然红了，一大包泪涌了上来。他仰起头，非常非常委屈又气愤地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老师说你错了，你就错了。”男人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温绒的脸上，轻如羽，冰如雪，他对林子豪温声说，“快道歉。”

温绒本以为小恶魔不会就范，可事实又一次出乎她的意料，小恶魔虽然不甘心，却强忍着眼泪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好，把眼泪憋回去，不许哭。”

然后，他不理会小胖子一家的反应，也没看温绒，拉起小恶魔走向他家的豪华轿车。临走前，小恶魔扭过头，紫葡萄一般的眼睛直瞪着温绒，但他真的没流一滴眼泪。

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虽然这个男人一直是笑着说话，温绒却有种被人用鞭子温柔地抽打一百遍的感觉。

“这位老师！”

温绒回头，她当然知道他们要说什么，于是抢先一步说：“小孩子从小就要被灌输正确的是非观念，明明没有做错却要道歉，明明做错了却不道歉，这会影响到孩子今后的成长。”

“老师！这次是我们家小宇的错。”

“怎么会，我确实看见林子豪把蚯蚓放到小宇脖子里。”

“那也是我们小宇先做错了。”小胖子的妈妈急道，“他先说人家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……所以，那孩子才会……唉！死小子，从哪学来这句话，看我回去不抽你。”

温绒愣了半晌，想到林子豪含泪宁死不从的倔强模样，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……

温绒郁闷地回到家，把这事跟室友、林子豪班上的语文老师丁叮说了一遍，丁老师半天没回过神：“所以说……你就这样武断地给林子豪判了刑，还判错了？”

“我明明两只眼睛看到，再说那小子有那么多不良记录，他那次不是在你班上把三个女生惹哭了吗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”

“小绒，这事可大可小，你要小心。”丁叮很替她忧愁，“林子豪家里的背景真的有点恐怖。”

“说来听听，我只知道林岩家很厉害，小恶魔家有这个林家厉害？”

温绒所在的Z市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经济重地，有钱人扎堆，姓林的更是多了去了，但要说叫得出名的，林岩家算一个，没错，她妹被逼着要嫁的林隽就是林岩的弟弟。

丁叮收起备课本，摆起八卦的架势，说：“我也是听他们班导说的，他家朝中有人，从政又从商，从他太爷爷辈就开始建立家业，到他爸爸这里三代打下的基业那就是座金山，说到底普通富豪跟他们家没得比，是真正的豪门世家。”

乖乖，温绒咂舌，豪门……这个词听着实在扎耳，除了林岩这个林家，还有林家这么厉害？

温绒回想起傍晚的场景，眯起眼，幽幽道：“我今天遇见林子豪爸爸了。”

“啊？真的，怎么样的人？我听说每次家长会林子豪爸爸都是派属下去的，没出现过。”

温绒脑海中浮现出那张笑脸，还有那双温柔的桃花眼：“说不上来，虽然他是面带笑容的跟我们说话，可我总觉得不舒服。”

丁叮握住温绒的手，更加忧虑：“小绒啊，这可怎么办，他不会到校长那儿参你一本吧？”

温绒反倒挺想得开：“没事，他贵人多忘事，哪记得这么多。”

很久之后，当温绒深刻地了解到林隽此人有多小人，多阴毒，多禽兽之时，回想当初自己这番豁达到无所畏惧的话真是恨不得咬了舌头。

温绒其人，实在人如其名，别人乍听这好名字，潜意识里联想到一个清秀可人的女孩子。谁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个平淡无奇的假小子，鼻子眉毛嘴巴身材，怎么路人怎么来。除了样貌平平之外，成绩也平平，只有走体育特长生的路，她跟她妹就差两岁，可为什么有云泥之别呢，莫非两年的时间她爹娘基因突变，还是真像她妈说的当初抱错了孩子？

温绒年纪小的时候还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很久，现在年过二十

了，好的坏的都见识过了，小妹的冷嘲热讽、老妈的挑三拣四、老爸的恨铁不成钢，她干脆耍赖到底，不闻不问。她现在的生活目标就是好好吃饭、好好工作、好好睡觉，简单点把日子过好，问心无愧。

因此，由于错怪了小恶魔，隔天，她特意找到他，还买了时下很流行的小玩具，试图安抚这孩子被她伤到的心灵。可是，她错了，被小恶魔鄙夷的除了那个玩具还有她，他连声骂了她三次恶婆娘，还撂下“我不会放过你的”的狠话。这孩子平时大人都要给他三分面子，他是吃撑了，需要有人帮他消化消化。

温绒收起笑脸，把玩具也一并收起，无视掉林子豪凶恶的眼神，掸屁股走人。林子豪显然没料到温老师说变脸就变脸，不由得愣住，小包子脸像是被冻了一宿，只不过，别的老师看到他变成冻包子一定会慌里慌张地跑来哄他，可是温老师不会。

温绒吃力不讨好，有点憋闷，而对吃货来说，吃是最好的发泄方式。就在温绒打算去拉面馆狠吃一顿的时候，老妈的夺命连环电话将她拉回了家。

平常这家人不会叫她回去吃饭的，于是，温绒带着八分的戒心，二分的肚皮回到家里。

一进门，她小妹哭得发红的两眼猛地冒光，飞奔扑到她身上，把她揪到老爸面前：“温绒回来了，问她，她可以证明我真的没被那大叔看上。”

温绒立即明了，东窗事发了。

温老爸火气十足的目光烧到温绒身上，口气不善地问：“那天你把小妹送进去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们在里面待了多久？”

“不太久。”

“不太久是多久？”

“大概就几十分钟吧。”

“几十分钟？”温老爸眉毛一竖，飙起来，“好你个做姐姐的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！哼，那边来电话，说林隼根本没见到小雪，小雪就留了张字条给他，还写了两个字，知道是什么字吗？”

“两个字？”温雪愕然，连忙看向温绒。

温老爸气得浑身发抖：“我平时那么疼你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宠你宠得无法无天，现在爸爸要你帮忙，你竟敢断你老子后路！说，你写了哪两个字！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温雪用怨恨的眼神注视温绒。

温绒仰头望着她家富丽堂皇的水晶灯出神，在温雪“我”了第五声的时候，终于回过神，替她说：“去死。”

“对，对，去死……去死？”温雪花容失色。

“你是叫你老爸去死！”

温老爸抬手，眼看就要打下去，温老妈救人如救火，惊叫一声，连忙护住宝贝女儿。

温老爸怒不可遏：“你还护着她干什么，她这是让我去死，我先打死她再去死。”

好一场闹剧，温绒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。温雪一边示弱装可怜，一边时不时拿杀人的眼光看温绒。

三个人你追我赶了好一会儿，温老爸中年发福，先败下阵来，气喘吁吁地指着温雪说：“你给我听好了，这回我好不容易又替你约了个时间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让林隽看上你！听清楚没！”

温雪从小到大是家里的一块宝，老爸老妈没跟她大声过，听骂声的总是温绒这个姐姐，这回她被老爸排山倒海式的怒骂吓得浑身发抖，躲在老妈的怀里不敢探头，可仍在垂死挣扎：“可是……可是，那人是个又丑又老……作恶多端，他把他情人的手都给废了！为什么一定要找他？我可以去求付苏……”

“闭嘴！别给我提付家的人，你再敢多嘴，看我不烧光你的卡。就算林隽是哥斯拉，你也要给我嫁过去。滚回房去好好反省，赴约之前不准迈出家门一步。”

温绒突然有些同情温雪，这么娇艳的一朵花，平日里多么嚣张跋扈，现在像是根枯败的狗尾巴草，可怜巴巴。

温雪上楼后，温绒摸了摸肚子，看完闹剧，估计今天是吃不上饭了。